

從《臺南廳公文書》再探臺南市町名改正

黃偉嘉

臺南市東區區公所社政課替代役

摘要

過去的町名改正研究中，多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為素材，探討其脈絡。而隨著《臺南廳公文書》的發現，本研究嘗試利用新史料，再探此議題。由公文書的內容可知，早期草案擬定的臺南市町名，幾乎取自當地地名。但在20日內的兩次臺南廳內部會議之後，全盤改為純粹日式。傳統上認為町名是執政者的片面決定。但本研究則發現，這也可能是為了回應當地人的訴求。

由於《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研究限制，若以其為素材，探討時難以避免侷限在「總督府—地方廳」的二元對立觀點。而在本文中則證明《臺南廳公文書》能夠反應過去不為人知的地方廳內部歧異。期盼這樣的觀點，可作為未來研究的一個思考方向。

關鍵字：町名改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日日新報、臺南市、臺南廳公文書、島田宗一郎、地名

壹、前言

劉澤民在《臺灣市街町名改正之探討》中，運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完整探尋各市街町名制訂的脈絡。然而臺南市的部分，提到：「……整個臺南町名改正相關文件，目前最早只找到大正5年（1916）9月26日臺南庶第4419號《臺南市新町名ニ關スル件》……」。¹而這份1916年臺南庶第4419號²所提報的町名，與三年後臺南廳告示19號正式實施的町名，³差別只有一個町名不同。

易言之，由於公文類纂缺乏更早的內容，臺南町名擬定的濫觴尚不能釐清。雖然能從其他史料，例如《臺灣日日新報》，得知一些官衙透露的消息，唯仍覺不足。在一次偶然巧合下，筆者尋得一批日治時期的史料，均出自大正年間臺南廳。其中兩本題名「臺南市町名說明書」的文件，依內容推斷，正是臺南庶第4419號附件「臺南新町名按定說明書」的草稿。而這兩本說明書所載的草案町名，迥異於後來公告町名，但又能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相互印證，實教人有空谷跑音之感。本研究的宗旨，即以這份新史料，並配合報刊內容，再探臺南市町名制訂過程。

貳、島田宗一郎與新發現的《臺南廳公文書》

這批新史料現稱為《臺南廳公文書》，係筆者2010年在日本古文物拍賣市集發現。得標攜回臺灣後，又蒙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協助鑑定、保

1 劉澤民，〈臺灣市街町名改正之探討——以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資料為範圍〉，《臺灣地名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年），137頁。

2 「臺南市新町名に関する件」（1916年），〈臺南市通稱町名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影像典藏號：000063910020027-000063910020034。

3 〈告示〉，《臺南廳報》，第423號，1919年4月1日。

存、命名。現時已全部數位化，可在線上自由閱覽，⁴原件由筆者蒐藏。

臺史所整理時，以其業務性質，分為：「建設類」4件（包括『橋樑調查記錄』、『市區計畫土地建物與收用規則』相關文件、『土木係事業概要』、『町名說明書』）、「人事類」1件（『履歷書』）與「財政類」1件（『公共埠埠聯合會歲入出預算表』），一共3類、合計6件，時間橫跨明治43年（1910）至大正6年（1917）。

當中數份文件皆以「島田宗一郎」為受文者，顯然他正是《臺南廳公文書》的原主。根據《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島田宗一郎籍貫為愛知縣，明治14年（1881）出生，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大學。明治42年（1909），就任臺南廳技師。⁵島田在臺時，曾參與新建臺南公園，職稱為監督。⁶在臺南公園於大正6年（1917）6月17日⁷正式開園後不久，《臺灣日日新報》記載他由於健康因素，20日晚間即從臺南搭乘夜車，返回日本內地。⁸臺灣總督府則在稍後，發布島田轉任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技師的人事案。⁹然而，島田離開臺灣一年後，即在大正7年（1918）8月27日去世，得年38歲。¹⁰

筆者推測如下：《臺南廳公文書》是島田在臺南任職之際，曾經手的公文。因此其任職的時期，與公文書的起訖年代一致。在他因病離職後，《臺南廳公文書》可能同時被攜返日本內地，並由親友保管一段時間，再流入古文物市集，後又因緣際會回到臺灣。

4 〈大正5年9月8日臺南市町名說明書〉（1916年），《日治時期臺南廳公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識別號：4TGD_01_0004。檢索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tais.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index.jsp（2014年6月9日點閱）。

5 檢索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who.sinica.edu.tw/mpView.action（2014年6月9日點閱）。

6 臺南公園造營管理者，《臺南公園造營要覽》（臺南：臺南公園營建管理者，1917年）。

7 6月17日即「始政記念日」，係刻意挑揀之日子。

8 〈島田宗一郎氏（臺南廳技師）〉，《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6月22日，版2。

9 〈敘任及辭令〉，《府報》，第1325號，1917年6月30日。

10 〈彙報〉，《府報》，第1648號，1918年9月5日。

從《臺南廳公文書》再探臺南市町名改正

參、「臺南市町名說明書」的前言

《臺南廳公文書》中的「臺南市町名說明書」共有2本，皆以棉紙對折裝訂成冊，便利起見，分別稱A本（圖1）、B本（圖2）。A本為手寫，字跡較草，有多處塗改、浮貼，文末夾附1張會議通知單；B本則為複寫，字跡較工整，塗改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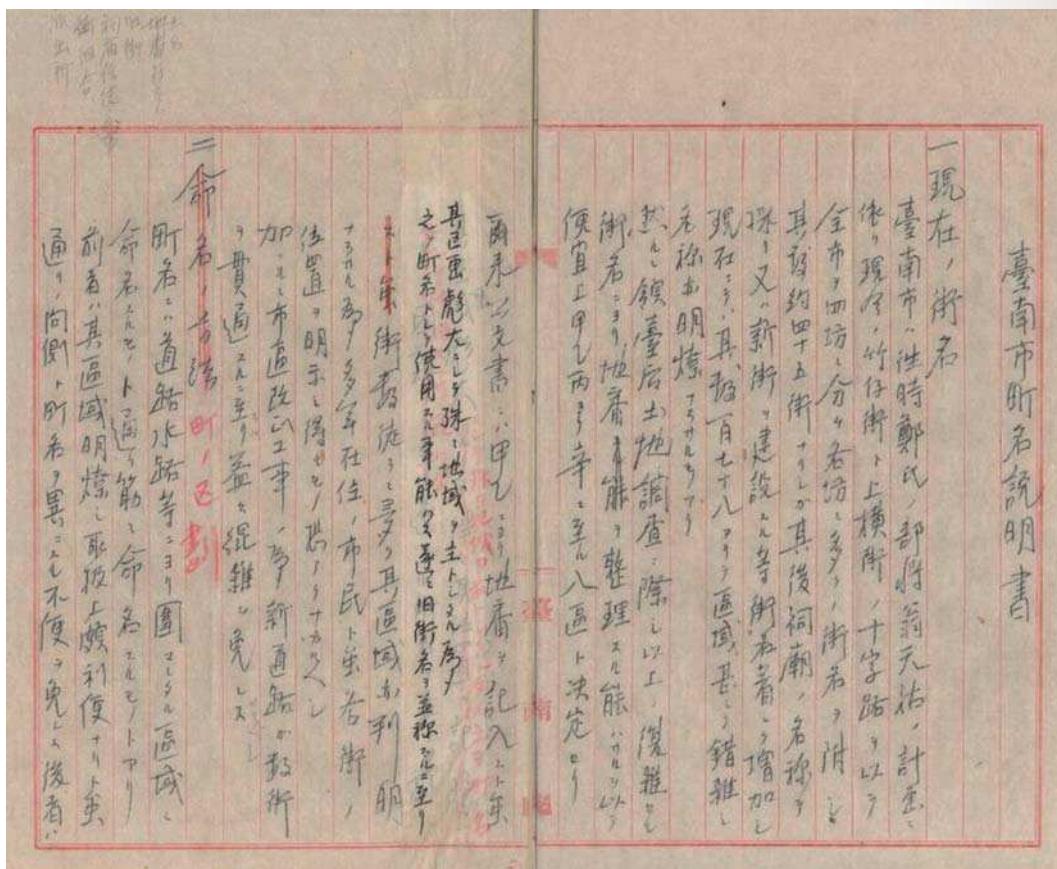


圖1 町名說明書A本首頁

資料來源：〈大正5年9月8日臺南市町名說明書〉（1916年），《日治時期臺南廳公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識別號：4TGD_01_0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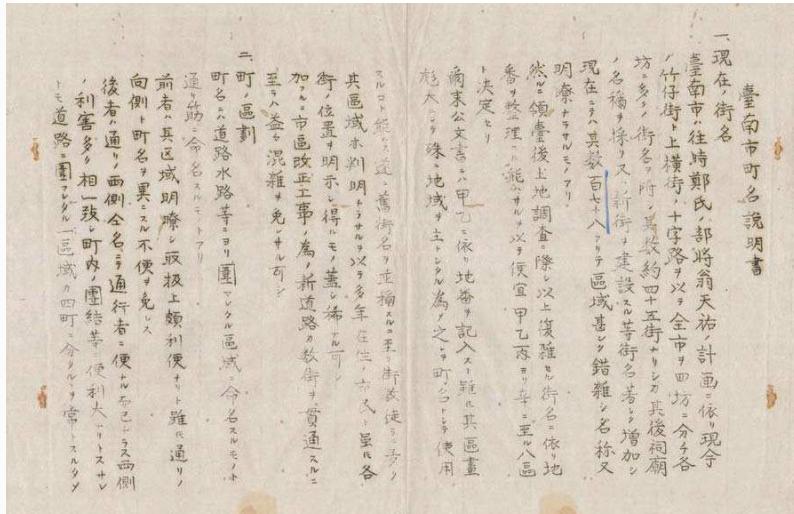


圖2 町名說明書B本首頁

資料來源：〈大正5年9月8日臺南市町名說明書〉（1916年），《日治時期臺南廳公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識別號：4TGD_01_0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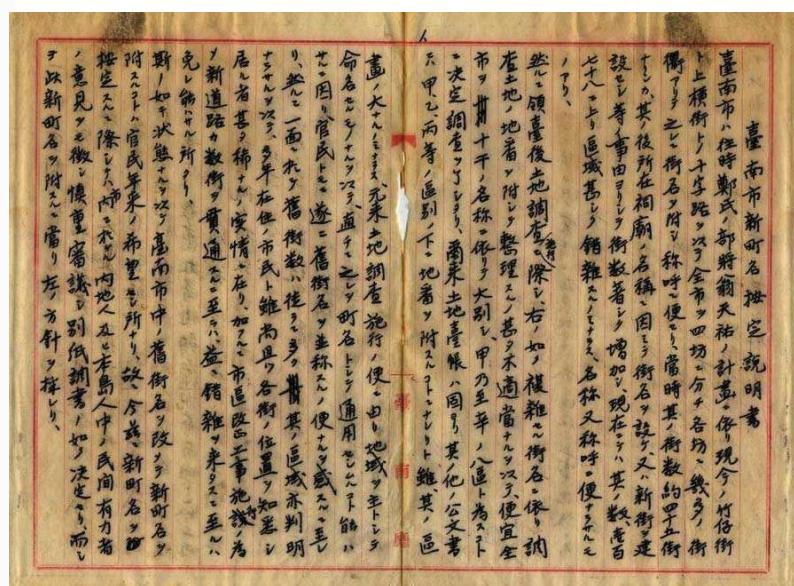


圖3 臺南庶第4419號附件「臺南新町名按定説明書」

資料來源：「台南市新町名に関する件」（1916年），〈臺南市通稱町名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影像典藏號：000063910020028。

A與B兩本的內容體裁，皆與臺南庶第4419號附件「臺南新町名按定說明書」（圖3）相似。3本的開頭，都是前言簡介，篇幅約4頁，詳述對於町名改正的原因、以及町名來源等。

說明書中將臺南市區劃的起源，推崇至明鄭時，翁天佑以竹仔街、上橫街為界，所劃分的「四坊」。而當時臺南僅45街上下，但隨著市區擴張，彼時已增加至178街，且其區域甚為錯綜複雜，不利於稱呼。其次，提及土地調查時，雖將臺南市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的「八區」。但由於各區面積太大，仍不得不與舊街名交互使用，因此造成諸多不便。

需特別指出的是：當時行政、地籍的區劃，是並行存在的兩套系統。說明書雖然用了「八區」這個字眼，但正確來說，這裏的「區」指的是地籍系統中，稱為「街庄」的基層區劃，¹¹源自明治36（1903）年土地調查；另一方面，行政系統則是以明治30（1897）年5月3日敕令第157號為法源，所設置的「區」作為基層區劃。關於日治初期臺南市地籍與行政的沿革，詳見圖4。過去的研究常混淆兩套系統，例如《臺灣地名辭書臺南市》一書提到「…明治42年（1909）臺南市轄區再度變更，原來的五區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境區，再合併為東西二區。」，便誤將兩套並行存在的系統，錯認為是「5→8→2」依序出現。

綜合上述，導入町制的動力，正是因為地籍系統的8個天干街庄面積太大，而自古以來的178街又錯綜複雜，皆不利於日常使用，因此需要數量適中的新區劃。另一方面，市區改正後，闢建現代化的道路及公園，更亟待全新的地籍系統，用以配合都市紋理的改變。因此，來自殖民母國，具濃濃和風色彩的「町」便被賦與重任：也就是在臺南城中，以新闢的道路為中軸，重新切割比既有8個街庄更緻密的新區劃。

¹¹ 街庄在1920年改為「大字」，戰後再改為「段」並沿用至今。而市區的「町」，也是屬於這個層級，戰後同樣改為「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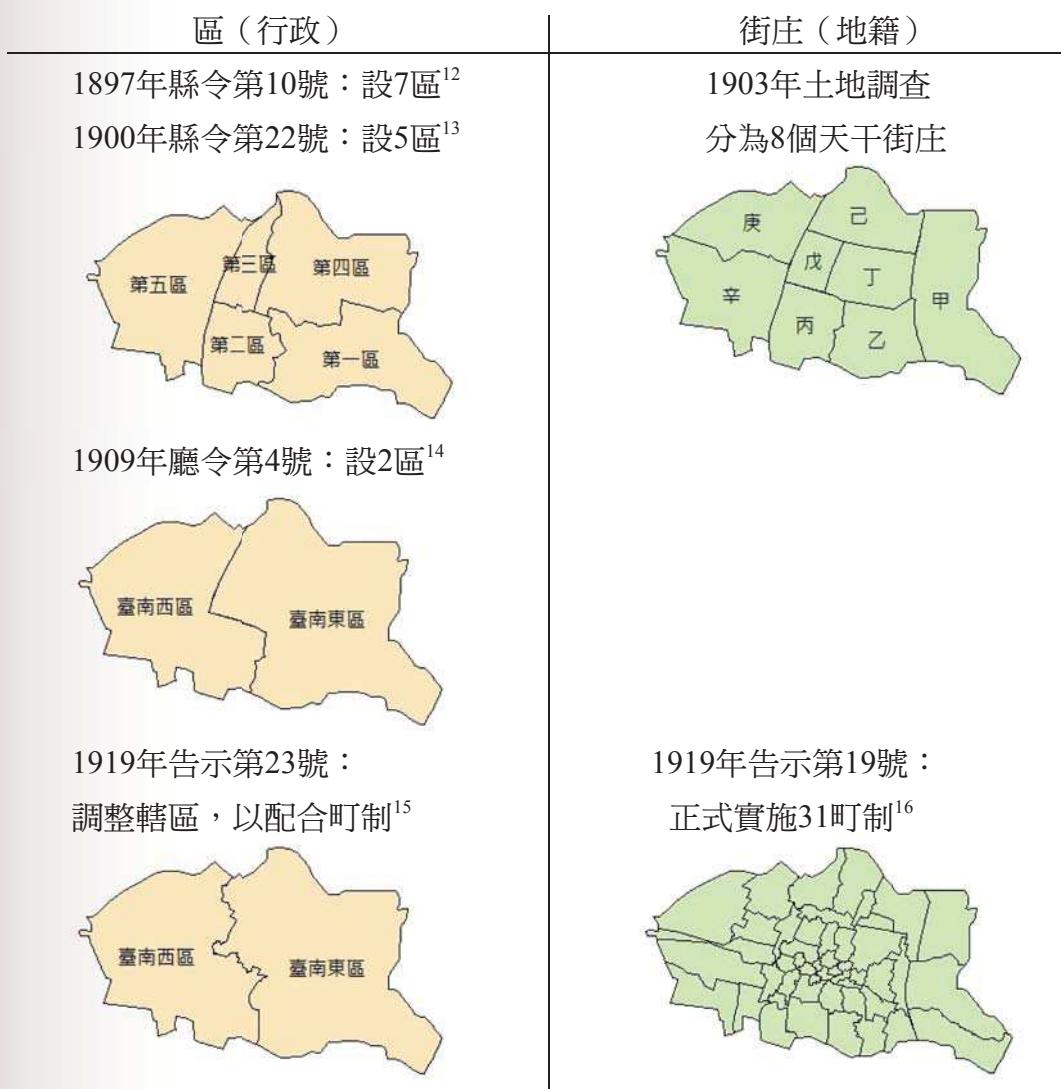


圖4 日治初期（1897—1919）臺南市地籍與行政區劃沿革

資料來源：改繪自黃偉嘉，〈以歷史GIS觀點重建臺灣日治時期行政區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12 〈縣令〉，《臺南縣報》，號外，1897年12月28日。

13 〈縣令〉，《臺南縣報》，第83號，1900年11月13日。

14 〈廳令〉，《臺南廳報》，第544號，1909年5月15日。

15 〈告示〉，《府報》，第1764號，1919年2月22日。

16 〈告示〉，《臺南廳報》，第423號，1919年4月1日。

從《臺南廳公文書》再探臺南市町名改正

在A本中，有一節闡述町名來源，寫道臺南為著名古都，為了保存舊跡，街名多取自舊跡，或取自發音容易的舊街名。B本中這節文字仍然保留，但在臺南府第4419號中，這段文字幾乎全刪，僅提到町名曾參酌舊跡。當中的轉變，反應著町名的消長，以下即從三個版本呈現的町名沿革，回顧決策的過程。

肆、「臺南市町名說明書」呈現的町名沿革

在前言之後，即為「町名命名書」的部分（圖5）。這裏以表格形式呈現，分為「町名」、「舊街名」、「摘要」3欄。除了原本的文字之外，上方還有藍筆、紅筆的手寫刪改墨跡。這應是參加會議時，順手所記下的備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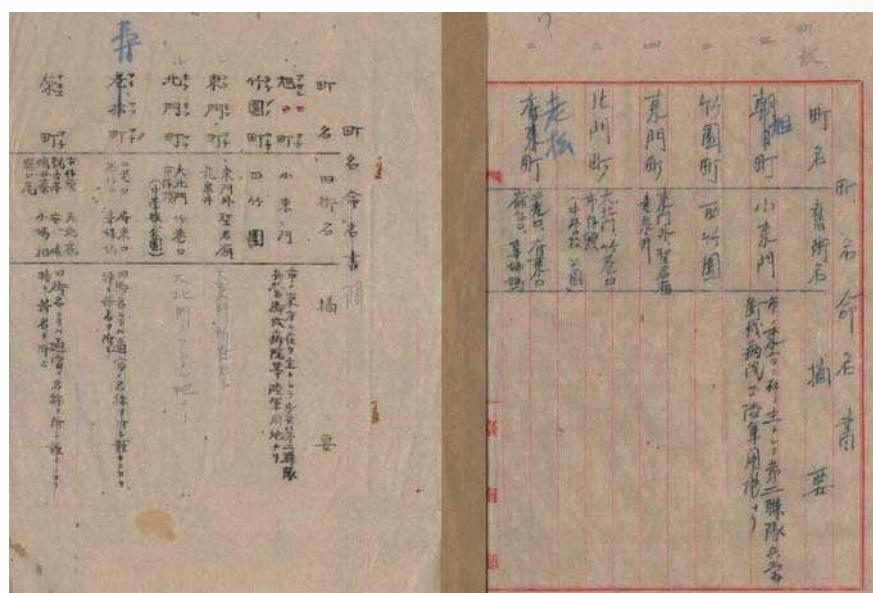


圖5 町名說明書中的「町名命名書」B本（左）與A本（右）。

資料來源：〈大正5年9月8日臺南市町名說明書〉（1916年），《日治時期臺南廳公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識別號：4TGD 01 0004。

A本原本的町名，不少是取自在地的古地名。例如：府東町源自舊街名「府東巷街」。令人注目的是：有一些町名被劃掉，再用手寫填上新的町名，這些新的町名往往又成為B本原本的基礎。例如：府東町在A本被手寫刪改為「老松町」，而在B本中，老松町就以正文的姿態，出現在說明書中。

B本也同樣有手寫刪改，例如前述的老松町，再次被劃改成為「壽町」，且B本的刪改幾乎就是後來呈報的版本。因此綜合A、B本，除了可以確定時序外，也可以歸納其沿革為：府東町→老松町→壽町。關於町名擬定的沿革，整理如表1。

表1：臺南市擬定町名沿革一覽表

	町名說明書A本		町名說明書B本		臺南庶第4419號
	原本	手寫刪改	原本	手寫刪改	
1	朝日町	旭町	旭町		旭町
2	竹園町		竹園町		竹園町
3	東門町		東門		東門町
4	北門町		北門町		北門町
5	府東町	老松町	老松町	壽町	壽町
6	榮町		榮町		榮町
7	末廣町	花園町	花園町		花園町
8	北町				
9	總爺町	總爺町（合併）	總爺町	老松町	老松町
10	大銃町				
11	大正町	大正町（合併）	大正町		大正町
12	鄭府町				
13	清水寺町		清水寺町	清水町 ¹⁷	清水町

17 除了去「寺」字，讀音亦由seisuiji改為shimizu。

從《臺南廳公文書》再探臺南市町名改正

14	岳帝町		岳帝町	高砂町 ¹⁸	高砂町
15	馬公町		馬公町	綠町	綠町
16	開山町		開山町	高砂町	開山町
17	赤崁町		赤崁町	城町 台町	臺町
18	白金町		白金町	白金町(合併)	白金町
19	上橫町		上橫町		
20	竹仔町		竹仔町	本町	本町
21	開仙町	仙石町	仙石町	錦町	錦町
22	下橫町		下橫町	白川町／大宮町	大宮町
23	五帝町	未廣町	未廣町		未廣町
24	大成町	本町	本町	幸町	幸町
25	南門町		南門町		南門町
26	下太仔町	泉町	泉町		泉町
27	西門町		西門町		西門町
28	媽祖樓町		媽祖樓町	福住町	福住町
29	北勢町	水仙町	水仙町	永樂町	永樂町
30	安海町		安海町	港町	港町
30	泥江町	汐見町	汐見町	田町	田町
32	入町		入船町		入船町
33	玉皇町	魚行町	鹽町(合併)	濱町	濱町
34	塩埕町	新町 ¹⁹			
35	新町	新町	新町	新町	

町名之後，接著還有「小園ノ名稱」。由於市區改正闢建西式圓環，故在町名查定時，也一併討論圓環的名稱。從A本來看，原先打算賦與園名以高官、府城四坊的典故命名——例如棲霞園，名稱顯然來自後藤新平（號棲霞），因園內有後藤像。在手寫刪改時，棲霞園曾一度考慮更名「鎮北園」，以與其他三坊相稱。不過這類「硬湊」畢竟悖離史實，決策

18 原寫了高砂町但刪掉，疑似躊躇未定要將岳帝或開山更名為高砂。

19 一度將塩埕町改為南町，最後改為併入新町。

者或許也考量到這點，故最後的定案，是將町名直接冠在園名之上。

表2：臺南市擬定園名沿革一覽表

町名說明書A本		町名說明書B本		臺南庶第4419號
原本	手寫刪改	原本	手寫刪改	
棲霞園	鎮北園／榮町園	北門公園	榮町公園	榮町公園
兒玉園	中央園／大正園	大正公園		大正公園
西定園	西北園／西門園	西門公園		西門公園
東安園	東南園／東門園	東門公園		東門公園
寧南園	西南園／塩町公園	塩町公園	濱町公園	濱町公園

最後，A本另附一張會議通知單（見圖5），B本則無。通知單係以土木調查委員會長枝德二的名義，在大正5年（1916）9月8日發文，邀集委員島田宗一郎，10日出席於廳長官邸舉行的町名查定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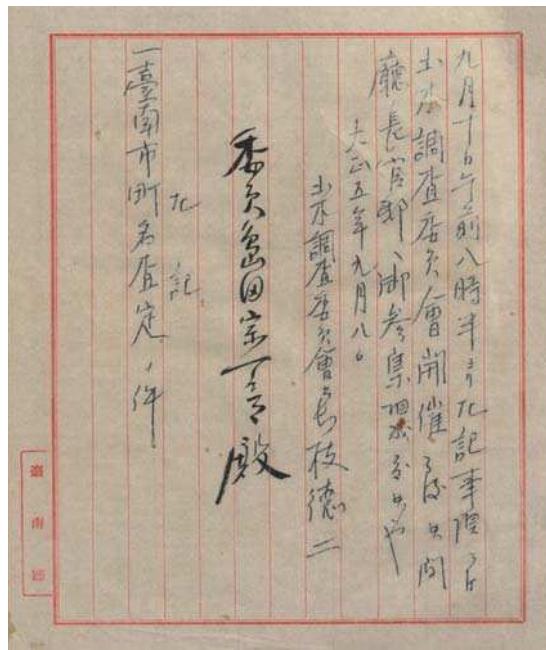


圖6 說明書A本所附的會議通知單

資料來源：〈大正5年9月8日臺南市町名說明書〉（1916年），《日治時期臺南廳公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識別號：4TGD_01_0004。

伍、結合《臺灣日日新報》、《臺南廳公文書》再探臺南市町名改正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以及新發現的《臺南廳公文書》，現在可以再探臺南市町名改正過程。

如同劉澤民所指出的，由臺南庶第4419號《臺南市新町名ニ關スル件》一件可知，臺灣總督府地方部曾在大正5年（1916）9月6日照會臺南廳，請其提出町名命名的理由書。

臺南廳的反應相當迅速。由開會通知單可知，同月8日臺南廳就通知了島田在內的土木調查會委員，並決定在10日於廳長官邸舉行「町名查定會議」。

《臺灣日日新報》記者似乎也在被通知的範圍內，隨即在9日就刊出了報導²⁰，翌日漢文譯版的報導如下：「臺南市現在街名。有百四十餘之多。其中有二三軒為一家。稱名且極難讀者亦不少。當局夙定以內地風町三十餘改稱之。現其原案調濟未。正與官廳內關係各掛磋商。然欲期無遺漏。諮問于民間側。故尚須多少時日也。」²¹

11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再次提到此會議預定在10日下午2時開會，²²而記者則提到兩項會議重點：首先是提到要將原178街整併成35町，這個數字，正好與A本的町名數一致，足以獲得印證。而另一個重點，是記者歸納町名起源有3類：第1類是「純然內地風」，例如朝日町、南新町。第2類是取自舊街名，並以開仙町為例。第3類是「和漢折衷式」，例如魚行町。這些報導中提到的町名，也能與A本互相參照。²³

20 〈臺南と町名改正〉，《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9月9日，版7。

21 〈臺南及町名改正〉，《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9月10日，漢文版，版6。

22 〈新町名調查打合會〉，《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9月11日，版1；然而，公文書的開會通知單是寫「午前8時半」。

23 南新町、魚行町：雖然A本原本寫的是南町、玉皇町，但手寫刪改也出現新町、魚行町，可見確實是當時考慮過的名稱。推測應是其他委員屬意的町名，再透露給記者；另外，玉皇（gyokukō）與魚行（gyokō）日語音近，諧音通假或許即是記者所稱的「和漢折衷式」。

而B本由內容研判，時序在A本之後，可見町名查定會議後來又開了一次。那第二次的會議，究竟是在何時？所幸《臺灣日日新報》留下了紀錄。21日的報導提到：「該地市區近被廣張。在百七十八街之區域。以便宜上併合之。而附以內地風之新町名。既再三登報十六日復于臺南市開諮詢會。其謂原案于新町名不適切。加修正者。竟續出無所決。廳當局亦欲再考。」²⁴

由此可確定，第2次町名會議是在16日。而第2次會議後，廳當局似乎一度仍在斟酌，但最後一字未改。於是在26日，以臺南庶第4419號，將第二次會議的結論回覆給臺灣總督府，前後僅歷時20日，可謂神速。

陸、小結

新文獻的發現，也讓我們可以窺見一些有趣的花絮。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福住町與寶町的名稱，是根據本島人的要求而改的。²⁵而據《臺南廳公文書》，現在就可以知道原來擬定的町名，分別是「媽祖樓町」與「大銃町」。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花絮，或許可以試著將之放在整個脈絡中探討。由筆者自繪的圖7至圖9，代表3個町名案中，和風與傳統町名的消長。²⁶很明顯地，一開始仍是傳統名的天下。然而這樣的設計，卻在第2次會議中全盤崩潰。而報導卻指出有可能是臺人的要求，這是比較令人驚訝之處。

從1920年人口調查來看，臺南城的東北與西南，本島人的比例都9成以上（如圖10所示）。在這地區在A、B本中，幾乎為傳統街名。或許決策者腦中，隱隱約約有著族群分布的概念，因此賦予町名時秉著空間思考，而

24 〈臺南新町名〉，《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9月21日，漢文版，版6。

25 〈臺南新町名と丁目數〉，《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9月22日，版1。

26 圖7至10町界與人口統計資料之重建，係參考黃偉嘉，〈以歷史GIS觀點重建臺灣日治時期行政區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從《臺南廳公文書》再探臺南市町名改正

出現這種「因地制宜」的特色。又例如「高砂町」，雖其為和風地名，但由於高砂為臺灣之別稱，所在的區域正是純粹本島人社區，便足以明證。



圖7 說明書A本原本町名（數字對映表1町名，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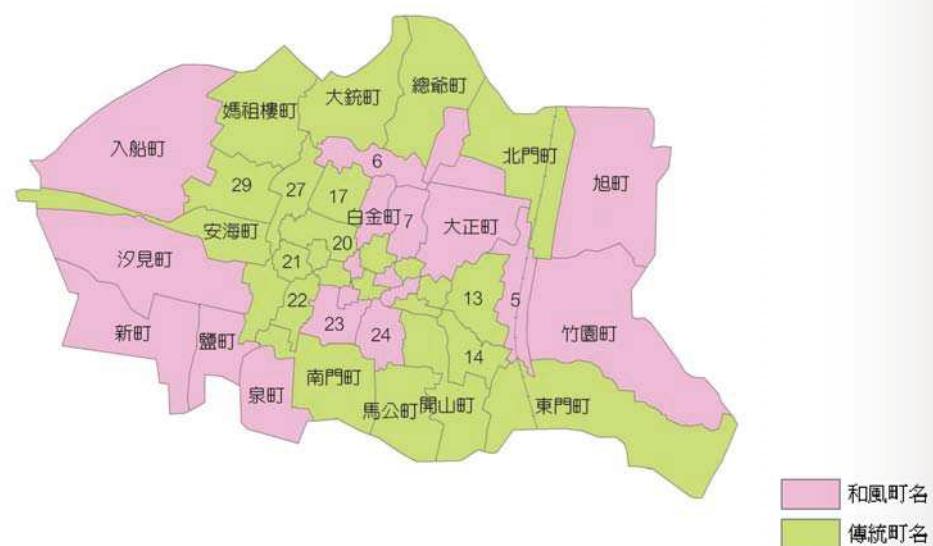


圖8 說明書B本原本町名



圖9 臺南庶第4419號公文中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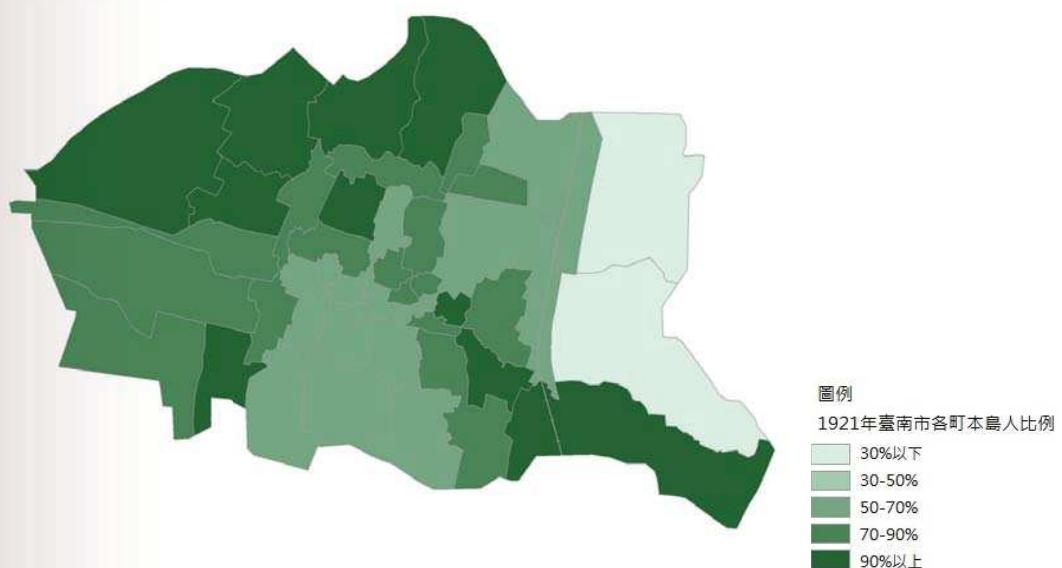


圖10 臺南市1920年各町本島人比例

資料來源：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

另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是「町名查定會議」與會者的背景。說明書中提到「曾徵詢本島人及內地人民間有力者的意見」。亦即是除了地方廳官員，民間也有代表曾列席町名會議。惟目前仍可考者仍不多，其中可確定的一位，是著有《臺灣紀要》、《南部臺灣誌》的村上玉吉。

村上自日軍入臺南城以來便定居臺南，活躍文史界，今臺南開元寺仍留有其奉納之大鐘。他在昭和13年（1938）為《科學の臺灣》「臺南特輯號」所寫的一篇文章，提及與會者是「在廳長公室聚集官民數十位」。而在文中，村上更提到自己在會中大力批評舊案不成熟。以實施後恐招後人之罵名為由，「盡可能選擇喜慶町名，將不成熟者悉數排除」，最後才成為現在的町名。²⁷

村上寫這篇文章，已距町名會議達22年之久，是否老王賣瓜？已無從對證。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過去的論述中，傾向將町名改正以「總督府—地方廳」二元對立觀點來解讀，這是以《公文類纂》為素材的研究限制。但這樣一來，便忽略了在地的內部歧異。而這次新文獻的發現，再結合既有的資料，則讓我們得以窺見地方廳的決策過程，同時也冀望新史料所呈現的觀點，能成為未來研究的一個思考方向。

27 村上玉吉，〈臺南の地圖と町名〉，《科學の臺灣》，第6卷第1-2號（1938年4月），394頁。

參考書目

- 《日治時期臺南廳公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
- 臺南公園造營管理者，《臺南公園造營要覽》。臺南：臺南公園造營管理
者，1917年。
- 《府報》。
- 《臺南縣報》。
- 《臺南廳報》。
- 《臺灣日日新報》。
- 村上玉吉，〈臺南の地圖と町名〉，《科學の臺灣》，第6卷第1-2號（臺
北：臺灣博物館協會，1938年4月）。
- 黃偉嘉，〈以歷史GIS觀點重建臺灣日治時期行政區域〉，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 劉澤民，〈臺灣市街町名改正之探討——以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資料為範
圍〉，《臺灣地名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2008年12月）。
-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The Chome-kaisho in Tainan: Re-exploring the introduction of Japanese cadastral systems in Tainan Prefecture Archive

Wei-chia Huang*

Abstract

The past literature had clarified the introduction of Japanese cadastral systems in a city (i.e. Chome-kaisho) in Taiwan Soutokufu Archives. With the recent discovery of Tainan Prefecture Achieve, this paper tries to re-explore its context.

Traditional Taiwanese place names were selected as chome, the system's subdivision name, in draft proposals of Chome-kaisho. However, chome twisted into Japanese style after two prefectoral conferences in three weeks. It have been found that this might be a respond to local's request, not only rulers' one-sided decision.

References to Taiwan Sotokufu Archives may result in the limitation of research. In most of cases, only binary opposition (Sotokufu and prefectures) is available in the achieve. Tainan Prefecture Achieve is expected to offer a new approach for researchers since it has proved to be able to reveal the inner variety in the local prefecture from this study.

Keywords: Chome-kaisho, Taiwan Soutokufu Archives, Taiwan Daily New
Newspaper, Tainan City, Tainan refecture Archive, Shimada Soichiro,
Name place

* Substitute Civilian Serviceman, Social Affairs Section, Eastern District Office, Tainan City.

臺灣文獻

66卷第1期